

尴尬时代

一个尴尬时代的魅力在于：一片涌动的思潮，一群困惑的人物，

一双锐利的眼睛和一种创伤的文明

余杰 著

岳麓书社



尴

尬

时

代

余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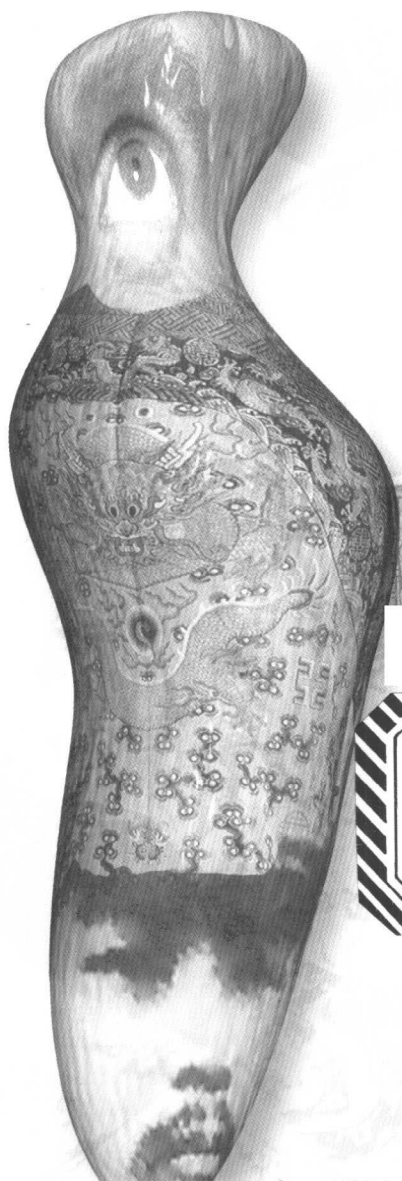
岳麓书社

一个尴尬时代的魅力在于：一片涌动的思潮，一群困惑的人物，

一双锐利的

伤痕的文明

44.6
YJ4



责任编辑 吴泽顺

封面设计 毛毛设计工作室

尴尬时代

余杰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1年4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40,000 印数: 1—10,000

ISBN 7-80520-960-X
I·454 定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邮编: 410073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历史是一个谜。

近代中国的历史更是一个谜。

在时间长度上，相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漫长的文明史而言，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近代的历史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然而，就文明形态的进步而言，近代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内涵——西方文明本体上的强烈冲击，新旧时代的嬗变更替，理性和情感的对立与交融，社会结构的变动与位移，心理与行为的矛盾冲突……近代社会的中国人被抛入了一个既不可爱也不可信的世界里，对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的认识都不尽相同。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正史从来都是为帝王将相作的家谱，真的历史在笔记和野史中。英国哲学家波普也曾愤怒地谴责虚伪的历史学家和他们所撰写的虚假的历史：“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在中国，幸运的是，有一种描述历史的方式稍稍保存了历史的原生态，这就是笔记。看待近代中国，笔记是一个极好的视角。二十六史

和《资治通鉴》，是死的历史，而笔记则是活的历史。前者是一面把脓疮照得艳若桃李的镜子，后者则是一面破碎的镜子，每一个破碎的镜片里，都能看出大大小小的历史的真相来。

在末代，笔记作为一种文体，往往呈现出极其繁盛的面貌。末代所有的一切都在衰败，而只有笔记兴盛。笔记也许就是一种末代的文体。因为到了末代，文人感触最深切，前面的一切还看不透彻，朦胧而暧昧，他们无法整合出一个完整的社会图景来，所以选择了零碎的笔记文体。只有笔记在描绘他们当下的生存处境时，才显得游刃有余。先秦以来的笔记文体，经过长期的发展，蔚为大观，成为一门中国人独特的学问——掌故之学。清末民初掌故大家瞿兑之曾说过：“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彻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要达到这种目的，则必须对于各时期之活动人物熟知其世系渊源，师友亲族的各种关系与其活动之事实经过，而又有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就是对于许多重复参错之屑琐资料具有综核之能力，存真去伪，由伪得真。”清末民初是一个尴尬的时代，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而这又是一个热闹的时代，各种人物，各种思潮，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是继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罕见的百家争鸣的时代。它的缺憾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它的混乱就是它的活力所在。

清末民初的笔记有如汗牛充栋，读不胜读。我选取了五十多种较有代表性的笔记著作，在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

知识背景之下，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我读出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涌动的新潮。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尽管看得不深入、不全面，但“看”这个动作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小到对洋灯洋火、照相术、美容术、股市这些形而下的事物的关注，大到对西方法律、言论自由、个人主义这些形而上的理念的吸收，都让后人钦佩不已。最可贵的是那一颗颗的好奇心。二是困惑的人物。在夹缝之中的人们，苦苦寻找生存的位置，或极端或中庸，或逃避或直面，或被昨日之流挟裹而去，或勇敢地投入到明天的征途之中。用好与坏来判断他们的所作所为太简单了，必须深入到时代的内核中去分析隐在的原因。无论保守还是激进，都是此一时代特有的保守和激进，在彼一时代里不可能重现。三是锐利的眼睛。笔记作家们一般都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们看到了正史作者们看不到的东西，例如麻将的起源、流传和变迁，在正史里我们绝对看不到，而在笔记里却描述得一清二楚。纤毫毕现是笔记最大的长处，大人物的小缺点、大社会的小断面，在笔记中如同满天星辰，闪闪发光。四是创伤的文明。文明发展到这一步，已然伤痕累累，文明的负面因素如山洪一样暴发出来。文人都是中旧文化的毒最深的那一群人，他们当然有着切肤之痛。科举的弊端、体制的僵化、文化的死灭、自身地位的直线下降……都给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心灵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们终于开始了反思和批判，他们的反思和批判是“五四”一代人的垫脚石。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过去的探究无一不指向当下的生存，这就是历史的意义

所在。文明又走到了一个世纪的尽头，山重水复疑无路，再回首翻看往昔的故事，我们也许能够获得崭新的全面审视我们自身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文化资源。历史永远是一个民族获取理性力量的巨大的认识对象，历史是思想者的事业。近代笔记是一笔尚待开采的处女地，历史学家、文化史家、社会学家……所有人文社会领域的学者以及一切对过去和未来怀有好奇心的人们，都应当更加重视晚清这一特殊时代所具有的历史启示和笔记这一特殊文体所承载的文化财富。

几年来对清末民初笔记的搜集和阅读，几个月来废寝忘食的写作，这本《尴尬时代》终于完成了。这里，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夏晓虹教授，她细致地通读完全部书稿，并提出上百条修改意见，使本书的谬误大大减少了。到了最后付印的时刻，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所做的，只是在无穷的流沙中捧起一小把沙。捧起更多的沙粒和更艰苦的沙中淘金的工作，有待朋友们一起来做。

余杰

1998年8月于京郊燕园

【目 录】

序：一面破碎的镜子	(1)
-----------------	-------

第一辑：涌动的新潮

沪上美容术	(2)
跳舞场	(6)
假照片：第三十七计	(10)
自由从言论开始	(15)
出洋相	(20)
股市狂潮	(24)
法律第一	(28)
韩国亡国	(33)
伟人华盛顿	(37)
青春万岁	(41)
“人”为何物	(46)
名片背后	(50)
洋灯洋火	(54)
物价与民生	(58)

关注东北·····	(62)
-----------	--------

第二辑：困惑的人物

荣庆与京师大学堂·····	(70)
倭仁与同文馆·····	(80)
吴大澂书生谈兵·····	(85)
红顶商人胡雪岩·····	(93)
辜鸿铭的幽默·····	(99)
梁鼎芬一世愚忠·····	(106)
酷吏如屠夫·····	(111)
端方不端·····	(119)
侧看梁启超·····	(126)
网开一面·····	(131)
赵声：出师未捷身先死·····	(136)
腊肠下酒著新书·····	(140)
伶隐汪笑侬·····	(144)
末世豪情·····	(152)
油浸枇杷核子与玻璃球·····	(157)
俞樾塞翁失马·····	(161)

第三辑：锐利的眼睛

雀戏泛滥·····	(168)
大禹的子孙们·····	(175)
鸵鸟政策·····	(182)
一掷千金·····	(185)
贪污时代·····	(190)
自革其命·····	(194)

重刑之下焉有勇夫	(197)
科举之毒猛于虎	(202)
小人得志便猖狂	(208)
人乎？神乎？	(211)
崇高与卑琐	(217)
北方之“浑浑”	(220)
裁缝与官	(224)
“总统”与“太监”	(230)
伪君子云集	(234)
作为妄人和俗人的孔夫子	(243)
伟人志向与百姓横祸	(247)

第四辑：创伤的文明

悲声在民间	(252)
民间话语	(258)
死去何足道	(262)
虎与狮	(267)
皇帝战争	(270)
复辟喜剧	(274)
秀才与名士	(280)
凤凰生何处	(287)
考据学的反思	(293)
末路不可怜	(296)
历史与写历史的人	(300)
素足天成	(305)
大哭时代	(314)
妙语夺天工	(318)
此亦人子	(322)

【第一辑·涌动的新潮】

【沪上美容术】

生为上海的女子是一种幸福，因为她们能够领全国时尚之潮头，能够穿上最新的时装，能够戴上最好的首饰，能够享受最佳的美容术。这种不争的事实，从上个世纪末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末。我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在王安忆的长篇《长恨歌》里，都能看到上海女性的这种自豪感。实际上，西方美容术也是最早在上海滩登陆的。汪康年之《汪穰卿笔记》中，对此有一则生动的记载。汪氏对此美容术是不以为然的，在他不以为然的叙述语气中，读者能够感受到新潮对旧习的强烈冲击。颇为吊诡的是，原来最受压抑的女性，现在充当了尝试“第一颗西红柿”的急先锋。

咸丰年间，苏州人朱剑吾在上海昼锦里经营的“老妙香室粉局”，集产销于一体，前店后场，以香粉、生发油为主要产品，为沪上首家化妆品工厂。至清末其生产的香粉、香油占领了上海及浙江的市场。后研制成护肤“宫粉”，因受到皇家青睐而销路大开，为扩大营业，粉局迁至汉口路锦昼里。锦昼里因香粉工场、化妆品经销店汇集而几乎成为一条脂粉街，被称为“香粉世界”、“女人街”。化妆品、饰品的更新，促使女性形象更加个性化。到了民初，女性妆饰比之晚清又是一大变。丁悚笔下的《上海时

装图咏》与吴友如在《点石斋画报》中所展示的女性形象，其间虽间隔不过三十年却有隔世之感。上海女性进入一个“美的觉醒”的时代。

在汪康年的笔记里，我发现了关于上海第一家美容店的记载：“近有欧妇名吉凌汉者，初至上海，自言能为人修治面目，黑者白之，污者洁之，疵点者删之，麻陷者填之，闻价格颇巨。余意此恐无人过问，或侨留之西人耳。不意业乃大盛，凡官场及大商家、阔买办之少女、宠妾就请修治者不少。初时每人不过二三百金，后至千余金，吉凌汉乃大获利。而力能求治者，已倾篋而去，吉乃复思行其道于京。闻所携药料至三巨篋，至京住卧车饭店（俗名六国饭店）。前一星期休息未出，第二星期已得八百金。闻有度支部员某携其妾来，欲去其面上之数粒麻点，吉索四百五十金。部员曰：‘吾买之尚不须此。’后减至二百五十金。此第发轫之始耳，以后贵胄名族联翩而至，不知又将括吾国金若干以去。噫！吾不解吾国之金钱何若此之多也，亦可谓无心肝之至者矣。”

可以明显地看出，汪氏的不满，并非对美容本身的不满，而是对外国人赚了我国的钱而产生的不满。这种不满渗透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观念，这是弱国士大夫的通病。他指责去美容的人“全无心肝”，不过是一句愤激之语而已，起不了任何作用。汪氏估计美容店会无人光顾，他彻底地错了。这也说明，文人已经对他们所处的变动的世界失去了基本的把握，也无法用自己旧有的知识资源来左右他人的思想和行动了。

汪康年的这则笔记，给了我们许多有趣的信息。其

一，西风东渐，是首先到上海，再从上海波及北京。领时代潮流的不是往日的帝国首都，而是蒸蒸日上的、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北京对全国的影响力急剧地下降了，上海的地位凸现出来。最有钱的是上海的商人，其次才是北京的官僚，上海的商人渐渐独立于北京的官僚，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康乾时代的淮扬盐商，虽然也豪奢一时，但几乎完全依赖于帝国体制的漏洞来获取暴利，所以仅仅是官僚的尾巴而已。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买办阶层，他们拥有巨大的消费能力，成为高消费的代表。

其二，上海产生了对于美容业的较大的消费欲望，因此这个刚刚开拓的市场有着开发不尽的潜力。吉凌汉的提价是因为供不应求，按照商业的原则，她提价是理所当然的。而汪氏的文字后面隐藏着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他认为应当奉行“公平”的原则，谋取暴利是一种坏的行为。他无法理解现代商业的运行规律，除了愤怒以外不能作出别的建设性的意见，他不可能作这样的设想：现在上海女性有着正在增长的美容消费的需求，我不妨投资来开一家美容店，一定能大赚一笔，而且能使外国人赚的钱落到中国人的腰包里。仅仅谴责吉凌汉是没有道理的。吉凌汉和她的消费者都是无可指责的——仅仅从买方与卖方的交易的意义上看。当然，贪官奸商的金钱来路不正，又另当别论了。

其三，就女性而言，她们对美容的参与是积极的、自动的。过去是文人掌握了知识，并把知识作为一种权力来控制别人；现在是女性走在时代的前面，让整个社会跟着她们的感觉走。20年代初，沪上流行的烫发、旗袍、丝

袜、高跟鞋，已经勾画出摩登女郎的大体轮廓。西方审美眼光对女性妆饰的影响已涉及女性整体形象的重塑：化妆品的使用以肤白发黑为目标，冬季有雪花膏，夏季用雪花粉、爽身粉、香水，护发则有生发油、凡士林等。上衣款式多参照西装，一般长二尺而三寸，袖短露肘，袖口大七寸。低领，衣下摆成半圆形，以显示腰部身段曲线。此时此刻，无论文人说什么，领时代潮流的女性都不会听了。

服饰的解放是思想和精神解放的一部分，当年沪上女性的勇敢让后人追慕。当年，美容店独一无二；今天，美容却成为都市人生活的一部分。

【跳舞场】

晚清西风东渐，西方的权力、知识和资本三者合为一体，将中国笼罩在他们巨大的阴影之下。作为西方重要娱乐方式之一的跳舞，也进入中国社会。特别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跳舞很快风行一时，舞厅鳞次栉比，成为最兴旺的行业。舞厅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都市男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取向，鲜活和肮脏的东西同时在这里展露头角。

清末民初文人对跳舞场难以接受，甚至于恨之入骨，最有代表性的是蔡云万之《蛰存斋随笔》中的记载。其“跳舞场”一节集中体现了他的态度：“以跳舞为娱乐，不知创自何人，窃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如此咒骂，简直是刻骨的仇恨，有失儒者之温柔敦厚之风。蔡氏在沪上与周瘦鹃、陈蝶仙等鸳鸯蝴蝶派文人相过从，不是言论激烈之人，偏偏在此处用最恶毒的笔墨来咒骂跳舞场，原因何在？他接着说：“聚多数青年于一大宅中，通宵达旦，任其混乱支配，搂抱跳舞，诲淫纵奸，耗财废时，莫此以为甚。游戏丑态竟公开表演，溃男女之大防，正如欧阳永叔所言：‘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舞女多半妓女化身，甘沦下贱，此固无足深责。唯我国对于娼妓早以悬为厉禁，况现在男女平权，亦不应以幼女于大众之场作为玩弄取乐之物，而浮薄少年终日偏奔若狂。极其流弊，既陷害后起

之英才，又污玷善良风俗，销金有窟，孽海无边，闻之岂不可惜可痛！”蔡氏的说法看起来义正词严，万无一缺，我却对于这类论断不以为是。他犯了三重错误：第一，他把舞厅与妓院完全等同起来，当时的舞厅肯定有不少提供色情服务，兼有妓院的性质，但大部分的舞厅并非如此。沪上时髦的青年男女往往把舞厅当作高雅的社交场所，与妓院有天壤之别。第二，他拿出的法宝又是昔日的“男女之大防”，活脱脱一个封建酸腐文人的论调，令人厌恶。把男女正常的交往看成是不正常的，这只能说明这个人的心理有问题，“男女之大防”终于“溃”了，我认为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第三，他居然相信国家的那一套鬼话，什么“我国对于娼妓早以悬为厉禁”，能骗谁呢？蔡氏不是一个天真纯洁的文人，他久历军阀幕府，洞见无边黑幕，怎么会相信这些鬼画桃符呢？我想，他内心也是不相信的，不过把国家搬出来为自己撑腰罢了。

我在晚清有名的《点石斋画报》中看到了不少有趣的画面，众多不知名的小女子作惊世骇俗之举。如某新娘由花轿迎至夫家，不料有姘妇与其夫纠缠，新娘久等不见新郎，“忿火中烧，自将红头巾揭去，乘东洋车赶至巡捕房控告时，犹头戴凤冠，身披霞衣”。有李二姑者，与邻人打赌，穿着背心式内衣到街头购物。市上行人笑声雷动，而“女顾盼自略，无羞耻态”。画报中也有当时舞厅陈设和人物的绘画，民间画家的角度与以卫道者自居的蔡氏迥然不同。画报体现出对西洋文明的尊重与思考，而且隐然包含着赞同和欣赏的意思。而蔡云万则完全全地以旧思想观物，所以所有新的事物都是坏的。他继续写道：“所